



# 大專教授參觀記

李應強

今年二月廿二日，北區知識青年黨部邀請大專各共同科目教師參觀訪問——台肥公司新竹肥料廠、中壢國際兒童村和桃園少年輔育院。

## 綠色的成果

台肥公司新竹廠，是台灣肥料公司分設在全省各地八座工廠中之一座。他們生產的肥料主要是尿素和硫酸銨，供應國內所有農業地區。本省農業近年來快速成長，肥料工業應該是一大功臣，不但使農作物產量增加，也大大地減低了農作成本。尤其本省為海島型經濟，靠貿易與輸出來維持，必須向外銷經濟作物方面發展，於是台肥公司研製三十多種不同配方之複合肥料，配合政府政策，使台灣農業由過去以水稻為主，進而蛻變為水稻與經濟作物並重。

記得小時候，常聽長輩說：「台灣的橙酸、梨澀、葡萄不像果、蔬菜，幾乎沒有一樣是好的，會幾何時，大陸上出產的水果、蔬菜，甚至花卉，都在台灣的市場上出現了，而且越來越多，越來越好，誰能說不是這些化學肥料之功呢？」

## 犧牲自己照亮他人

中壢市郊，遠離塵囂，在一片安靜的田野上，座落著十幾棟紅磚小洋房，每一家之間都有一片草地，如同華岡附近的外僑住宅區格式。這裡收養了百餘位失怙的小孩，從幾個月大，到上高中的年齡都有。

台灣國際兒童村，創建的觀念是來自國外。不同於一般的孤兒院、育幼院，這裏採取家庭式哺育法，儘量仿照正常家庭的成員和生活方式，給那些不幸的孩子重建一個家。每一家有一位「媽媽」和八、九個孩子，選擇這些「媽媽」的條件是大學畢業，二十五歲以上，四十五歲以下，深富愛心和犧牲精神的單身女性。

兒童村的「媽媽」，像一般母親一樣，每天買菜、洗衣、作飯，操持家事外，他們更加地辛苦，面對八、九個出身不同，性格迥異大大小小的孩子，要哺養他們、要教導他們、何況這些孩子比一般兒童更敏感、更渴望愛，如何給他們一個健康的環境；讓他們得以正常地長大、讀書、懂事以至自立，其間的艱辛，都不是坐而談理論的教育家所能想像的。

有一個漂亮活潑的小嬰兒，閃著靈活黑亮的大眼睛，他才七個月大。參觀人員都爭著抱抱他，毫不怕生。他這輩子注定沒有怕生的權利，錯誤地來到這個世界上，未滿一個月，就被遺棄在第一家的門口，身上只放著一張紙條：「請收養這個可憐的孩子，他生於民國六十六年六月廿三日。」感謝。老天，他找到了一位愛護他的好媽媽，和關心他的兄弟。

將來他會問道：「我是誰？我從那裏來？」沒有人能告訴他。當我們走進一家的客廳中，一個小孩忽然抱住我說：「老師！你好。」看著他那慧黠的小臉，頓時令我鼻酸，淚水盈眶。

## 浪子回頭金不換

常車子剛到桃園少年輔育院，挨著矮矮稀疏的鐵絲圍牆停靠，有人議論：「這麼矮的圍牆，一跨就過了，怎麼行？」徐院長告訴我們說：「本院雖為實施感化教育處所，為免對學生心理有所影響，故圍牆房舍等設備比照普通學校，戒護不宜過嚴。為防止學生脫逃，積極地以熱心、愛心、耐心為原則，在管教方式、生活環境、膳食、娛樂等方面，尋求改進，使學生樂於接受教育，不想脫逃。」

走進大門，就是一池曲折的魚塘，塘邊種有垂柳，很好看，校園裏花木扶疏，比一般中學校園還要整潔，這些大多是學生勞動服務的成果，花園裏的假山、盆景，顯示出這些少年犯的聰明。他們告訴院長說：「要我挖土挑石、曬脫了皮，都不覺辛苦，唯一最怕是讀書。」因此輔育院以技能教育為重點。看著那些十多歲的孩子，手脚熟練地織地毯、做鞋子，許多人都懷疑地問：「這麼小的孩子，能犯什麼罪呢？」事實上，他們年紀雖小，却能犯下令人想像不到的刑案。因為他們絕大多數生長在環境複雜、窮苦、不健全的家庭裏，沒有得到適當的愛和教養。三年的感化教育給予他們一個自立更生的機會、出院後得以加入社會生產的行列，不少人已自當成就，如中小企業之經理，軍中之中級軍官，影劇界之名演員等。

參觀的都是大專教師，最關心的是他們的學識教育。徐院長說：「國中程度有志升學之學生，編入升學班，高中以上程度，則輔導其院外寄讀，已有三名畢業於成大、文化學院和政大研究所。」而畢業於本校大眾傳播系的那位同學精神尤令人佩服，少年時的荒唐，使得自己的雙手均斷喪了，他痛改前非，發奮圖強，讀完高中，念完大學，目前已成爲一份頗負盛名高水準雜誌的編輯。

參觀了一整天，從高速公路回台北，路邊新種了很多杜鵑，到明年，定是一片燦爛。

## 慶祝蔣經國先生當選第六任總統頌辭

張維翰

憲章炳煥卅經年。元首榮膺慶繼先。

達孝丕承天縱聖。精忠普被世欽賢。

歸仁眼望雲霓切。伐暴心如鐵石堅。

錦繡河山資再造。萬方佇聽凱歌旋。

易大德

二 肝衝大局正艱辛。承統今朝慶得人。

四岳咸推崇德望。兆民共戴李忠純。

備心似水歸臺海。士氣如山拱斗辰。

牧野騰揚堪指日。剪商惟待展經綸。

三 立極開成歲月深。既高揖遜古猶今。

許身早受三答誠。投牒從知四海心。

親指黃星恢國步。喚收紫氣接雷音。

眼前雪鬢多商皓。變葉明良有六箴。

## 華岡禮節知多少？

焦訓導長呼籲同學自學反省

「嗨！親愛的大學生，你懂禮節嗎？」  
「禮節？懂？哎呀誰不懂啊？禮節就是禮節嘛！它的英文叫做——」

「噓！別拿洋文來搪塞！我再問你，你覺得這兩個字親切嗎？熟嗎？你可曾讓它在你體內當過指揮官嗎？」

「天哪！我到底碰到誰啦？可怕啊！耶穌老大！救命呀！」

「耶！少來這一套，我知道你不是怕，你是把你體弱的『禮節』扔在你喝下的大瓶墨水裡洩泳，然後，淹啦！對不對？」

「別打哈哈！我提出幾點你可能忽略掉或不屑一顧的禮節，你自己打點一下，要是已經做到的話，在腦袋裡打個鉤；否則，請你立刻一陣臉紅，我知道你絕對『健康』。」

「遇到認識或不認識的老師，你可曾打過招呼？」

「當兩個人正聚精會神談話時，你是否會任性地打斷過？」

「可曾挪出一點點時間反省自己，衣着、談吐、待人接物等是否合宜？假如易地而處，你對眼前的人是否感到有一絲『面目可憎』？」

「我知道這些你都懂，問題是：你做到了嗎？假如你沒做到，我會誤會你不是文化人，你沒有接受文化，你不夠資格修言『禮』字。」

「小時候，我們刻意在德、智、體、群四育上鑽研，爲的是以後羽毛豐滿時，能海闊天空，能逍遙無礙。可是你做到了嗎？小時候我們曾履行老師教我們的『尊師重道』，現在呢？」

「或許工商超速繁榮的結果，帶給我們的是構築自己城垣的個人主義，保衛自己而漠視群體。可是我始終認爲，無時代如何變化，一個成功的時代人必然是生活在團隊中，視團隊的禮法爲自己執著的準繩。」

「有老師告訴我，他最喜歡同學溫文儒雅、彬彬有禮；最看不慣那些自命清高，將老師視同買賣知識的企業人。課堂外，那些人從來無暇養成打招呼的習慣。如果將禮節視爲奢侈，天啊！務必請那位勇敢地站出來組織衛道隊，救救我們的文化吧！」

「你好像有一點臉紅了，很好，十足的健康寶貴，我相信你仍然是一個很好的學生，你知道如何在家提醒你之後，勇於改過，重新履行。在我對你重建信心的同時，我希望你慷慨地賜給我更多『我爲你喝彩』的機會，好嗎？」

「最後請你務必記住，你已經長大成人，你的肩膀必須挑起承先與啓後的兩大擔子，我提醒你並不是幫你挑擔子，而是站在你旁邊幫你挑擔子扶正罷了。」

「好了，就此打住！訓導處比較忙一點，恕我不能爲你作更多的服務，抱歉啊！再見！再見！」